

湖海文傳

第二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四十六

書

答梁野石書

青浦王 昶德甫輯

使至辱惠書循覽再三曠若復面中間云云僕旣於交舊中  
粗聞之矣人事乖迕生斯世者皆所不免無足深怪獨念足  
下雅負剛簡不耐細碎兼舊有土氣疾便恐因此損其和粹  
比奉懷之作實欲布其區區以寬譬左右一見故當意喻也  
柴桑之志雅懷高識良所欽歎僕亦夙抱此慕而平生未嘗  
敢以勸人何者旣嬰世網進退皆非我有積十數寒暑之圖  
計而不能得之於今卽今之所冀於異日者其又可指必耶  
聖賢之學無入而不自得而古之畸人達士亦曰隨緣曰任



運假使竟不如此亦有何術可以施其恢詭變幻以自逃於此世者耶嘗笑莊周著書寓言於逍遙齊物而深有戒於躍冶不祥之金由今觀之旣已爲金矣縱欲躍冶又將能乎此正所謂未始藏其狂言者也韓子云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此非獨爲求進取者言之也至於出入進退小大之遇無不如此夫以不可必去之身而時時有不安於所處之意則其躁急怫鬱將有不可以一朝居者矣旣於定命無分毫之假易而徒使其身摧藏蕉萃以類於世之怨天尤人者之爲此賢哲者所不出也若夫冲退之意難進易退之節則古之君子無不由此但當常自檢校時時求爲可去之計則甚善耳其他齷齪益可一笑置之矣世之好以橫逆加人者亦未必遽有以大害於人不過自爲無禮不仁而已然

而有識之士因是以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則是彼之自處於非計而其所以與我者固已甚厚甚厚也足下將又拒其厚而樂其薄乎狂夫之言惟足下裁察

答羅泰初書

王太岳

泰初足下僕頃者嘗一至京華矣齟齬無狀忽如夢遊其於朋親暱好十年聚散之感固未解於百一也足下視諸公過從最數然自握手歡笑之外世間一切不復措心至於暄寒勞苦之辭亦皆省略僕固已奇足下矣郊關枉送不免隨俗作惘然之色別酒旣斟俯仰身世亦嘗布其區區以賓垂別之聽然而心之所欲效於左右者猶未可以卒然盡也違離之後顧瞻已遠人事牽率久不上問忽枉來教累十數幅感念今昔叙述交舊一時宦學追從之侶並得詳聞動定慰此

遠想而足下獨更憤然有意於古良史之業博考典物總齊  
異同騁論世之元覽窮詞事之軌躅時於其間忍飢微吟與  
二三友生相爲唱歎蓋優哉游哉可以澹然自足於人境之  
內者矣至其爲書紆餘縱蕩支條布分清詞俊句絡繹間起  
僕諷翫驚聳恍然有以見足下詣力之神變用心之勤至向  
之所欲進其無窮之言者求之足下而固已無所不具古人  
所歎相從二十年恨知之不盡者正如此耳伏惟足下以聰  
明絕特之資灼知古今文字利病之故不敢苟爲藻耀與時  
俗爭造次之短長而常托於依隱沉晦以自厚其畜殖此誠  
足下之高致也疎外之人不察此指輒有擬議疑於所謂三  
年不鳴者今鳴矣其文采足以警發憤憤其精神足以貫徹  
金石使一時士友並得曉然於足下之所以自立與僕之未



嘗妄有交與因以慰吾黨想望之心而增壯其氣勢僕所爲顛倒喜矇至於忘寐者也獨其中間論文之旨於僕盛見推藉而過自挹損若惟恐僕意有所不足示欲相避匿者此實足下之過計也僕少無遠謀獨好文墨每覽篇籍忽似有得輒亦妄意纂述而饑疲愁憂坐耗歲月迄於無成往居輦下文物蔚萃所與往來談議皆一時豪賢僕方年事盛壯心思銳精曾不能以此時有所論著名當時而貽後世今去國滋久形神變衰素業紛放昧昧焉冥默之與居施施焉傖楚之與遊而欲伸毫弄墨以誇於誰何之人亦見其好勞而不知耻矣昔通人邵荀慈有言偶者文章亦自娛彼誠以媒衒爲醜行謂得失爲可忘僕誠闇陋竊附斯義焉有五十老女憔悴不嫁一旦懷香握澤與鄰婦較其妍媸者哉足下休矣益

進問學以究遠業自詩書以來作者甚衆惟所頡頏無有不  
可如僕等輩誠不足道足下無狎自局促也積懷之  
久臨紙不覺縷縷惟吾友垂察焉

答李少鶴書

秦 瀛

不得足下書數年矣比者辱承惠問並見貽七言古一首諄  
諄以治行相勗足下之意以國家設民牧將以養民而顧殘  
虐之是非以養民適以賊民足下是言直仁者之言古人所  
謂慈惠之師也僕自出外爲監司監司任重而權輕刀筆筐  
篋監司無專責而竊盜人命之案牘倉儲之贏縮實與郡守  
分任其過故曰任重監司之上有督撫督撫之信監司不如  
其信藩臬監司之下有守令州縣之畏監司并不如其畏郡  
守監司欲有所爲上與下多掣其肘而不能行故曰權輕僕

之爲監司也竭吾之心盡吾之力而是非毀譽悉聽之人而  
已矣浙右濱海郡縣盜風未戢僕兩權臬事平反者數獄蓋  
近年如閩省洋盜歲殺八九百人其中大半良民充數僕誠  
不敢失其本心以良民爲盜吾友王惕甫有言民之見獲於  
盜者不必殺而見獲於官者無不殺是驅之爲盜耳痛哉斯  
言也邊徼少詩人足下在彼如柳子厚之在柳州其士民得  
所指授皆能爲詩夫溫柔敦厚詩教也足下以易直子良之  
心發而爲詩而學於足下者夷猶悅懌平其心和其志以庶  
幾乎風人之旨是足下之教卽足下之所以爲政矣僕上年  
頻遭骨肉之戚懷抱殊惡草草布意不盡欲言

答李石農書

秦瀛

石農執事昨得執事書伏悉執事受事以來勞心政事而以



濱海多盜懃懃然念及於靖盜之原與夫吏治之得失吾不知執事之治於古何如而執事之言則誠古人之用心也僕嘗謂海盜之患固在夷匪閩匪尤在土盜蓋夷匪閩匪出沒重洋其所至島嶼輒藉土盜爲之接引土盜旣與海盜通在陸則爲民在洋則爲盜乘便刼掠無所顧忌夷匪等隨風往來猶有時竄逸土盜之在陸者無時而去愈積愈多比年以年歲豐稔盜尙不戢設遇凶荒饑饉其害更烈此時惟有設保甲嚴戒備而盜終慮其不可得盡者何也蓋吏治之得失實與盜賊相因而盜賊之多則所以養之教之者無其具也教之者何國家聚士於學校而又設爲鄉約之法以訓其野處之民朔望講肄實與吾民相親相暱俾其民父以勸子兄以勸弟各勉於爲善是以民皆知禮畏法而不至於爲惡今

者未始無學校也科舉焉而已未始不行鄉約也具文焉而  
已有司視其下如塗人旣無相親相暱之義由是士不知學  
民無所勸遂日扞文網而不自知養之者何富民元氣也務  
思所以保全之而富者長富貧民窮而無告者也務思所以  
賙卹之而貧者不至於死今則有司於正供之外且不能無  
取於富民而富者貧矣貧民本不能無藉於富民富民貧則  
貧者無所藉而貧民更貧矣民旣囂然失其樂生之心而其  
可以倖生者轉可求緩須臾無死卽柔弱之民且不免去而  
爲非况濱海郡縣民俗素稱獷悍者哉且夫吏治得則民自  
不爲盜吏治失則旣驅之爲盜雖欲靖盜而無繇執事今日  
講求吏治誠得矣然執事有治之具而無治之權則亦不可  
得治夫執事監司也監司爲朝廷大吏而積習相沿久喪

厥實故同僚則藩與臬各專其枋屬吏則郡與縣互掣其肘  
刑名錢穀但受處分報聞焉而已今執事雖早作夜思銳意  
振作冀欲有所設施其如下之不應何執事將何道以處此

答大理述庵兄書

王鳴韶

族孫叔華歸辱賜書慰問殷勤獎許踰分以村野之人尙邀  
當代名公垂念驚喜之私感媿交併伏惟大兄位望隆重  
學問深醇更於人海之中能爲講學論文之事雅意高情澤  
州新城之後一人而已舊歲於西莊齋頭讀公滇蜀諸作句  
奇語重才情雄肆方欲鑄金事之而從未敢通尺素於左右  
者以某十餘年來景况落寞心思散亂記性日減老將知而  
耄及自分爲無用之人何復以荒陋之詞塵穢視聽如嫫母  
之遇明鏡則不敢照形耳至二十年前追隨文酒之跡固往



來於心未嘗去離非遂昏愚冥頑而無一紙登于記室也承  
過許以嘉定四先生爲法此私心所希慕久矣但以資質庸  
下賦性懶散經史之學見西莊竹汀兩先生如酌海水而不  
能測其深廣則廢然而返于是思爲空空之言聊以耗壯心  
銷餘年但文章之家必貫徹於五經四子之書漢儒之根柢  
宋儒之理趣兼知其意則其言有物而非苟作也前之四先  
生及近之菊隱樸村蒙泉皆然某固不能已近益自反而無  
所得益自頽廢而不敢爲行與草木同腐復何能仰附鄉先  
生之後乎伏冀大兄矜其愚蒙示以門徑則鄙人不終自棄  
之日皆公所賜也承詢嘉定故舊敬陳其近况殿掄爲兒子  
嗣學妻父今夏子婦以失於調養遂致不起某失佳子婦殿  
掄亦喪其愛女極爲傷情然詩境益近自然散體更雄健有

法矣協君近以與聞他人事註誤談詩則守沈文慤家風不  
變學淵於經史小學及理數皆能探討文亦樸實老當此吾  
黨之畏友也餘子中之尤佳者有金對揚名曰追專攻經學  
頗有所得竹汀先生之弟名大昭字宏嗣者工於小學更善  
考據少年中能詞賦者則前歲選貢生金君慰祖也主錢君  
獻之則向在京師定邀賞識矣

答陳繹堂書

魯九臯

辱承手書示以謹慎文字俾勿爲人作詩文集序者非愛我  
之至安得聞此言不獨感激靡已亦當銘勒於中而不忘者  
也某迂拘鄙拙足跡未嘗及遠交遊不出里巷雖以庚寅恭  
逢 恩科幸獲鄉舉明年辛卯會試成進士顧引 見歸部  
銓選後以老親年高遄歸子舍自始至京師及歸里中間僅

三閱月卽同譜諸君子勿

所一會未遑私謁談讌歸來

六七月益閉戶株守屈指

知交不過數人大抵以朴訥

質實相勗勉未嘗敢有誇諛聲氣標榜名譽之心故雖嘗謬

習爲古文辭而序記之體絕少荒村寂寞名流無由而至近

日新著作未嘗一得寓目自無緣爲之序論也而硜硜之性

自始習爲古文辭於古人之書獨好觀歐陽文忠曾文定一

集而尤心慕夫文定公以爲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蓋詩書之

遺也繼之則樂觀虞文靖公學古錄楊文貞公東里集歸太

僕震川集其他雖柳子厚王荊公蘇氏三父子之文每一展

觀輒覺其峭岸鑱刻不槩於心至於明中晚以後諸名家文

字偶一寓目中心卽有所梗因遂廢棄不觀蓋亦性之所近

不能強也故雖嘗好購集古書而自明中晚以後書竟無有



焉近年來念區區此身雖迂拘鄙拙不適於用顧已仰蒙

天恩 賜以出身行當出而作吏日思所以克其厥職報効

國家者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律例諸書及成案條例各

集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垂爲 憲典所以承天之道以治

人之情者精詳周密朝夕體玩雖有他書未遑及焉其或因

鄉里親朋之求作應酬文字亦稽經諏律務求不悞

聖化此某近日讀書作文之大較也凡此皆執事素所稔知

所以縷述者以愛我深切久不相見用以慰相念之深衷耳

雖然某僻處荒村寡所聞見深懼過衍日積尙望時賜德音

教我不逮是所幸也

與同年周靜函書

魯九臯

仲春培封明府致到手書函啟而讀之恍如空谷之聞足音

其喜不可爲量也細繹書辭雖謙冲抑退而學問之意盈溢  
紙墨至其所謂書卷之外別有事在而欲舉古今事蹟前賢  
議論與同志講切而推行之其言又未嘗不與鄙衷深相契  
合也某不肖僻處荒村見聞淺陋家鮮藏書然涉獵剽竊之  
餘竊於亭林一家之言極服膺焉嘗推而論之以爲朝廷  
設科以取天下士三年大比試之經義論策以觀其所學士  
誠克稱乎其選豈不爲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哉患在取之  
者太恕而應之者不以其實故雖後生小子未嘗問學亦汲  
汲懷躁進僥倖之心人才是以不古若也又嘗服膺歸震川  
之論以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  
焉者能識性命之精其次亦能達於治體而通於當世之務  
以施於爲政竊欲與二三同志時講習焉顧資力短淺又荒

村之中言之無聽唱之無和蹉跎頽廢徒以空疎不學之身  
妄希古人有用之業殊自愧已客夏聞二雲得入四庫館中  
後閱邸抄乃知足下同與茲選比見蒞畹與臺山書爲述足  
下自館中寓書極陳所見藏書之富友朋講論之樂念之神  
往伏以足下平日本博學強識之士今更讀秘書而又日與  
一時賢豪游其胷中所蓄積將來又甯可涯量耶某自揣鈍  
拙固不敢以博涉爲事第念若得相從時聞諸君子議論亦  
庶幾稍擴其固陋之胷而老親衰邁不敢遠遊翹企之私日  
切於懷而已二雲未得專書均此致意山館課讀輒私擬策  
問時與學者肄習錄請教益惟足下二雲指其得失焉

與韓公復書

曾九臯

公復四兄先生足下某庸陋行能不足比似於中人徒以少